

# 菲律宾天主教宗教节日的文化特征与功能嬗变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民间天主教; 宗教节日; 文化调适

[摘要] 本文尝试从宗教文化调适的角度, 分析西班牙殖民时期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过程中与菲律宾原始宗教与传统文化的调适, 特别是宗教节日的文化特征与功能的嬗变, 从而阐释西班牙天主教在菲律宾迅速而广泛传播的非政治因素以及文化传播过程中所遵循的文化调适主义这一普遍命题。

[中图分类号] B976.1.3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3)06-0072-05

## Shift of Cultural Implication and Function of Fiesta in the Philippines

SHI Xueqin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

**Key Words:** folk Christianity; fiesta; cultural syncretism;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non-political factor of rapid and overwhelming dissemin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 under Spanish colonial rule, through taking Fiesta of folk Christianity as analytic objective, examining the cultural syncretism and formation of folk Christianity which admixes the elements of pre-Hispanic animistic practices and beliefs with Catholic ritual elements.

菲律宾堪称是太平洋上的节日国度 (Fiesta Islands), 翻看日历, 可以看到全国大大小小的节日庆典活动贯穿全年,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融合了天主教宗教文化和菲律宾传统文化的宗教节日庆典活动。在菲律宾, 除了天主教徒普遍庆祝的万圣节、圣诞节以及复活节之外, 菲律宾民族还热衷于庆祝他们独特的天主教宗教节日, 这些节日颇具浓郁的地方特色, 不仅反映了菲律宾民族的历史和宗教信仰, 而且贯穿在其中的歌舞、选美、戏剧以及各种竞赛活动还充分体现了菲律宾民族追求喜乐, 知足常乐的天性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些宗教节日庆典又称“民间天主教” (Folk Christianity), 集中体现了天主教信仰与菲律宾原始宗教与民间传统文化的融合。菲律宾民间天主教的形成与西班牙天主教的传播密切相关。西班牙殖民时期, 为传播天主教, 教会特别注意利用天主教宗教节日庆典活动来吸引菲律宾人参加教会的活动, 从而达到使菲律宾人天主教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 传教士还注意采取“适应”式的传教方法, 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注意对菲律宾的原始宗教信仰与传统宗教加以认同与调适, 从而使天主教教义极易为

菲律宾人所接受, 从而加快了天主教在当地的传播。伴随着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 这些融合了菲律宾民间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天主教宗教节日逐渐成为今天菲律宾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在加强菲律宾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一、菲律宾的民间宗教节日

菲律宾民族独特的天主教节日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纪念耶稣受难与殉道, 如 Festival of Black Nazarene, Morions Festival 等。Festival of the Black Nazarene, 每年1月9日在马尼拉的 Quiapo 举行, 该节日17世纪初从墨西哥传到菲律宾。当宗教仪式结束后, 信徒们 (只限男性) 抬着 Black Nazarene 的圣像在 Quiapo 地区游行, 信徒争相触摸圣像, 认为会治愈百病。该节日非常隆重, 每年有10-20万的男信徒从全国各地赶来, 有的虔诚者甚至跣足而行, 整个 Quiapo 被围得水泄不通。而 Moriones Festival 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每年的复活节期间在 Marinduque 岛的 Boac, Monpog, Casal 举行。Moriones 来源于 morion 一词, 意指古代

[收稿日期] 2003-10-10

[作者简介] 施雪琴,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罗马士兵的“高顶头盔”。举办庆典活动期间，参加者装扮成古代的罗马士兵在街上游行，表示忏悔。这个宗教庆典还要重演 Longinus 被砍头的场景。Longinus 是古代罗马军队的一名百人队队长，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用剑刺杀耶稣。根据民间传说，他声称如果耶稣基督的血能使他失明的一只眼睛复明，他将皈依耶稣。最后他因皈依上帝而被罗马人处死。

第二类是纪念圣婴 Sto. Nino。圣婴崇拜在菲律宾非常盛行，他被菲律宾民族奉为雨神、战争保护神和海神，同时还被认为能治愈百病，带来丰收。这类节日主要有：

Ati - Atihan Festival: 该节日是每年1月的第3个星期在 Iloilo 的 Aklan 地区的 Kalibo 市举行。Ati 是菲律宾的土著民族，生活在米沙扬群岛的班乃岛。该节日是为了纪念圣婴帮助他们击败了穆斯林的进攻，同时也纪念他们皈依天主教。参加者全身涂黑，穿着戏服，踩着鼓点，伴着歌舞，抬着无数的 Sto. Nino 圣像游行。此外，每年1月在宿务举行的 Sinulog Festival 也是纪念圣婴的重要节日。

Sinulog 是当地一种民族舞舞步的名称。节日期间，人们都要跳这种舞蹈表示庆祝。该节日是为了纪念麦哲伦到达宿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第一个菲律宾人胡安娜 (JUANA) 王后接受洗礼，并祈求圣婴带来降雨。

第三类是纪念圣母玛利亚 (Virgin Mary) 以及天主教历史上传说的一些著名女性，如圣海伦娜 (San. Helena) 等。圣母玛利亚在菲律宾很受爱戴，在菲律宾人看来，她不仅是圣洁、母爱的象征，而且菲律宾人还把传统文化中对母亲的敬仰融合在对圣母的崇拜中，希望带来子孙繁衍。这一类节日主要有：

Flores de Mayo Fiesta: 通常5月在全国各地举行，是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同时社区还举办 ‘Santacruzán’ 的美少女游行，以此纪念找到圣十字架的圣海伦娜。

La Naval de Manila: 每年10月在马尼拉奎松市的圣多明我会举行，纪念玫瑰圣母玛利亚。这个庆典可追溯到1646年，相传因玫瑰圣母相助，西班牙人与菲律宾人的海军联盟打败了荷兰人的进攻，因此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来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Turumba Festival: 每年4、5月在Lagunas市的Pakil镇举行，是为纪念受难的圣母玛利亚所遭受的七重创伤。节日期间，信徒们抬着圣贞女玛丽的圣像游行，并祈求健康、丰收与子孙繁衍。

Festival of Penafrancia: 每年9月在Camatines Sur省的Naga市举办，为期9天，庆典在最后一天达到高潮，载有圣母玛利亚圣像的船队在河中航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信徒们则追赶着船队，齐声高呼“Viva la Virgin” (圣母万岁)，期盼圣母为他们带来健康。

第四类是纪念守护神灵的感恩节，主要是农夫的守护神灵 San Isidro Labrador，渔夫的庇护神 San Miguel, San Vicente, San Pedro 以及各巴朗盖的庇护神。菲律宾民族是一个主要从事农业与渔猎的民族，因此纪念这些神灵的感恩节在他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这类节日主要包括：

Carabao Festival (水牛节): 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地区是著名的产粮区，被称为菲律宾的“粮仓”，该地区纪念 San Isidro Labrador 的感恩节主要表现为“Carabao Festival” (水牛节)。受印度文化的影响，牛在菲律宾传统文化中倍受尊崇，直到现在，许多居住在米沙扬群岛的居民还保持着这一传统。该节一般是在五月中旬旱季时结束，雨季开始时在中吕宋 Nueva Ecija 的 San Isidro, Bulacan 的 Pulilan, Rizal 省的 Angona 举行。由于雨季时间的不同南部地区则是在8、9、10月举行。节日期间，农夫们会将精心装扮的水牛带到镇上的教堂接受神甫的祝福，然后赶着牛群游行，最后庆典活动在由牛参加的各种比赛中达到高潮。而 Quezon 省的 Lucban, Sariaya 和 Tayabas 则以完全不同的形式来庆祝 San Isidro Labrador 节。那里的人们用农作物以及一种用米做原料制成的薄饼 (当地人称为“Kaping”) 挂在房屋四周作为装饰，期盼来年获得丰收。在南部达沃市每年8月第3个星期举办的 Kadayawan 节，则源于当地 Bagobo 部落庆祝丰收的仪式。Kadayawan 意为“万事如意”。这类节日融合了天主教的宗教仪式和菲律宾农业民族的民间传统，在菲律宾各地颇为盛行。节日期间，人们载歌载舞，举行各种活动，祈求健康、丰收和繁衍子孙后代。

此外，每年5月17-19日在Bulacan市的Obando举行的生育节也是菲律宾民间宗教的盛大节日。该节日是为纪念镇上的三位庇护神：为不孕夫妇带来孩子的 Sta Clara，为未婚男女找到理想对象的 Pascual Baylon 以及渔民和农夫的庇护神灵 Senora de salamhar。节日期间，许多希望怀孕生子的妇女前往 Obando 跳舞，当地的市镇官员也要前来助兴，非常热闹。这个节日是天主教文化与菲律宾民间传统相融合的典范。相传，San Pascual Baylon 原是16世纪欧洲的一位牧羊人，喜欢在祈祷的时候跳舞，这一仪式被菲律宾人融合在5月的祈求来年丰收与子孙繁衍的传统仪式中，形成了今天的生育节。

此外，菲律宾其它地区也有纪念当地庇护神灵的节日，如在 Cavite 的 Bacoor，5月的“Caracol”是纪念渔民的庇护神“San Miguel”；在 Rizal 的 Angono 每年12月也要纪念渔民的庇护神“San Vicente”；在 Pampanga 的 Apalit 每年6月也要纪念渔民的庇护神“San Pedro”。

## 二、菲律宾传统天主教节日文化特征与功能嬗变

今天在菲律宾民间盛行的天主教宗教仪式基本上是西班牙天主教文化与菲律宾传统信仰的结合。和西班牙在征服美洲初期种族灭绝的野蛮征服相比，西班牙人对菲律宾的占领则“文明”许多，以至被殖民史学家喻为“不流血”的和平征服，其中天主教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到17世纪中期，在菲律宾北部吕宋岛和中部米沙扬群岛已有一半以上的居民皈依天主教。<sup>[1]</sup>天主教在菲岛能迅速传播，除了依靠殖民政权做后盾外，还得益于传教士采取有效的“适应”式传教方式。其中对天主教宗教节日的推广

与变革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 (1) 早期天主教宗教节日庆典的文化特征与功能

在西班牙殖民者到来时,除南部棉兰老岛和苏禄群岛建立了一些伊斯兰苏丹国家外,菲律宾中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是吕宋岛和米沙扬群岛还处于原始社会解体的不同阶段,其基本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的“巴朗盖”。“巴朗盖”的规模不一。一般的30-100户,人数约100-500人,小的仅有20-30人,米沙耶群岛许多沿海的巴朗盖不超过8-10户人家。少数较大的巴朗盖有1000多户人家,人口多达2000人,主要分布在经济较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如马尼拉、班乃岛、宿务等地。而且许多巴朗盖之间主要依靠小船联系,充当货物、商品的临时集散地与转运地,居民的流动性很强。在这种社会状况下,西班牙殖民政权建立后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分散、流动的众多小规模巴朗盖实施有效的统治管理以及传播天主教。模仿西班牙在美洲的行政管理体制,殖民当局采取了“移民并村”(reducciones)的政策,即着手建立各级行政统治机构,如:居民点(the visita)、村(cabecera)、镇(pueblo)以及省(provincia)。把分散居住在小规模的巴朗盖的居民迁移到市镇中心的周围地区居住。这些市镇设有殖民政府的官僚行政机构,驻扎了军队,更重要的是建有教堂和学校。在实行移民并村政策时,除了必要时的武力驱赶外,殖民当局与教会的重点策略还是主张“吸引”。<sup>[2]</sup>其中,天主教会的宗教节日庆典活动在吸引居民迁移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sup>[3]</sup>西班牙传教士到菲律宾不久,就已经认识到天主教独特的宗教节日庆典仪式在吸引当地居民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7世纪初,在菲律宾的耶稣会传教士就向罗马教皇报告说,他们已经开始在各自的教区组织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和娱乐节目来吸引菲律宾人参加教会活动。许多菲律宾人,包括偏僻地区的异教徒,对这些与他们原始部落传统的庆典仪式迥然不同的宗教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好奇,纷纷赶来观看。17世纪中期,在三宝颜(Zamboanga)的一名耶稣会传教士还向罗马教皇报告说附近的穆斯林部落的首领也被吸引前来观看教会的宗教庆典仪式,并向传教士了解有关逾越节、复活节以及耶稣受难的故事<sup>[4]</sup>。教会举办宗教庆典时,吸引菲律宾人的不仅有庄严肃穆的教堂建筑,各种栩栩如生的宗教绘画,悠扬的音乐,复杂的宗教仪式,还有教会在节日期间举办的各种游行以及体育和竞技等娱乐活动,如各种化妆游行,人们或打着灯笼,或手持蜡烛,或带着面具,身着各式装束,十分有趣;另外,斗鸡、斗牛比赛,各种宗教戏剧演出和燃放烟花、爆竹活动也颇受菲律宾人欢迎。除此之外,教会还利用这个机会,向菲律宾人推广各种先进的农耕技术,手工业技术以及医药知识<sup>[5]</sup>。节日期间,在市镇广场上还有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交易集市;同时,节日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社交的场所。庆典活动期间,亲朋好友、邻里乡亲聚在一起,问长问短;青年男女在一起谈情说爱。因此,可以说天主教节日已经成为一种兼具娱乐休闲,信息交流,商品贸易以及社会交往这样一种多功能的集会,

成为菲律宾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每逢节日庆典活动期间,镇上教堂所在的广场上人头攒动,许多人甚至从非常偏僻的山区赶来参加。

但是,天主教节日庆典最根本的功能还是在于传播天主教和维护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在早期西班牙王国海外扩张的哲学中,占领土地与改变信仰是紧密相联的,而且改变人的信仰是实行征服的最好手段。这表明了教会美化和推广天主教节日的真正目的,即借助宗教工具对菲律宾实行全面的占领和彻底的征服。节日庆典活动期间,市镇街道上飘扬着西班牙王国的国旗,乐队演奏着西班牙的国歌;教会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如布道、圣餐仪式,做弥散,忏悔;同时传教士还把天主教的教义与文化贯穿在音乐、歌舞、戏剧等娱乐节目中。通过这些活动,教会向菲律宾人宣扬天主教的教义与价值观以及“君权神授”的思想,竭力把西班牙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合法化,从而达到传播天主教以及维护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目的<sup>[6]</sup>。今天的菲律宾,虽然脱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已经3个多世纪了,但天主教会——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遗产却依然存在,并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显赫,由此我们不能不惊叹早期西班牙殖民主义“征服哲学”的高明。

### (2) 天主教宗教节日庆典文化特征的变化

天主教能在菲律宾迅速、广泛地传播,除了西班牙殖民政权的支持外,它在传播过程中对菲律宾原始宗教与民间传统的有选择地认同与调和无疑有助于天主教的传播。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有个宗教调适(syncretism)的过程。两种不同级别的文化相遇时,一般而言,强势文化会占主导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弱势文化丝毫不能对其起反作用,强势文化要想在弱势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传播,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适应性的变化,否则它不可能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传播。天主教能在菲律宾广泛、深入、持久地传播,与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对菲律宾传统宗教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加以有选择地认同与调和有较大的关系,其主要表现为这样几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用菲律宾原始宗教来包装天主教的信仰与文化。根据16世纪在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史学家的记载,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菲律宾的原始部落盛行各种原始宗教,主要以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信仰为特征。祭祀庆典活动是菲律宾民族的主要宗教实践活动,通过祭祀庆典活动,表现他们对鬼神的敬畏,对祖先的追思以及对大自然的感恩。<sup>[7]</sup>16世纪菲律宾南部Maranaw族的史诗Darangen就生动地记载了该部落举行宗教节日庆典仪式的场面。<sup>[8]</sup>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到菲律宾之初,由于他们吸取了在墨西哥的教训,因此,对菲律宾人原始信仰中的偶像崇拜持十分慎重的态度,<sup>[9]</sup>并没有完全禁止菲律宾人的原始宗教信仰中的偶像崇拜与祭祀,相反还把天主教文化融合在菲律宾原始宗教的祭祀庆典中,于是天主教的上帝与圣灵取代了菲律宾原始部落的英雄和神灵(Diwata)。如在16世纪时,传教士允许受洗的米沙扬人继续举行他们的一种召迎祖灵的仪式darangin,但是口中的唱词由原来的



“Apo - Apo”变成“Jesus”。<sup>[10]</sup>此外,为了向菲律宾人宣扬天主教教义,传教士一到菲律宾后,就努力学习菲律宾各民族的方言,用多种菲律宾方言编写天主教教义问答和忏悔录。<sup>[11]</sup>他们在宗教活动中教唱天主教的歌曲时,也注重适应菲律宾的环境,采用了菲律宾民间音乐的旋律,这成为传播天主教教义的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sup>[12]</sup>以至于许多菲律宾人自发地把神甫布道时所讲的天主教教义编唱成曲,琅琅上口,极易记诵。另一种民间文化形式 *pasyon*, 是一种在西方殖民者入侵前就在东南亚马来民族中流传的说唱文学。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教义时借用了这种民间文学形式,把有关天主教的故事如耶稣受难与殉道的事迹编唱在里面,广为流传。<sup>[13]</sup>

第二种形式是菲律宾的原始宗教信仰和民间传统文化以一种被修正了的形式融合在天主教的宗教庆典仪式中。

首先,菲律宾民族主要是一个从事农业与渔猎的民族,庄稼和渔猎的丰收与部族的繁衍是部落的头等大事,菲律宾人认为这一切都掌握在具有超自然的有关神灵手中,所以向这些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以及子孙繁衍是菲律宾民族原始宗教祭祀仪式的主要内容。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过程中,其宗教节日庆典活动融合了菲律宾民族的这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只不过以天主教的圣人来代替菲律宾原始信仰中的神灵。<sup>[14]</sup>如天主教庆典活动中所纪念的 *San Isidro Labrador*, *San Miguel*, *San Vicente*, *San Pedro* 等就是农夫或渔民的庇护神灵。而载歌载舞的 *Obando* 的生育节,更寄托了菲律宾人希望子孙繁衍的美好愿望。此外在菲律宾大约有20%的天主教会是敬奉圣母玛利亚的,<sup>[15]</sup>这除了与欧洲天主教文化中的女神崇拜有关外,也与菲律宾民间传统中的女性崇拜,特别是对母亲的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在农业社会中,女性在繁衍、抚育后代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菲律宾原始宗教信仰充满对女性,特别是对母亲的敬仰与崇拜,他们崇拜的女神 (*anitos*), 就形似一位怀孕的女性。当代许多著名的菲律宾画家常常以女性的日常生活与劳动为题材,赞美菲律宾妇女的美丽、勤劳以及母爱,这可以说是受到了天主教文化与菲律宾民间传统文化中女性崇拜观念的双重影响。

其次,在菲律宾民族的原始宗教里,也充满了对邪恶神灵的恐惧与敬畏,传教士则把菲律宾原始宗教的邪恶神灵等同于天主教所憎恶的魔鬼撒旦,宣扬说只有皈依上帝才能摆脱魔鬼的侵扰。

第三,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适应了菲律宾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宗教庆典活动基本上适应了菲律宾的季节变化。在西班牙,许多天主教节日庆典是在5月和8月举行,但在菲律宾,许多重要的天主教节日庆典一般在5月举行,因为5月是菲律宾粮仓吕宋岛旱季结束,雨季开始的季节,农夫们在此时向庇护神灵祷告,祈求来年丰收。但在菲律宾的其它地区,由于雨季的不同,宗教庆典活动的时间也有相应的调整。

此外,菲律宾原始宗教与民间传统文化在天主教传播过程中并不总是被动地被利用和改造,相反菲律宾民族发

挥主观能动性,对天主教文化施加影响。在一些新的移民定居点,教会为了促进移民与当地民族的融合,或是使新移民尽快皈依天主教,尽力举办大型的多姿多彩的节日活动来吸引人们。如巴西兰省在18-19世纪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移民定居点,来自吕宋岛的菲律宾人、华人和西班牙人纷纷迁移到此。宗教庆典活动在促进当地各民族的融合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但是宗教节日庆典活动的组织筹划工作已经不再只是教会的专利了,反而被当地居民看成是自己社区的重要活动,并对它施加影响。或在仪式上打破原来的条规,或在服装、音乐、舞蹈上发挥自己的想象。而且当双方的意见相左时,教会还常常相让。<sup>[16]</sup>菲律宾人甚至赋予西班牙天主教的神灵本民族的传统。最典型的例子是菲律宾人对 *Madonna* 大帆船庇护神的敬奉和改造。

在 *Antipolo* 的 *Madonna Festival*, 最初是纪念西班牙大帆船贸易的庇护神 *Madonna*, 同时她又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神圣性”和“合法性”的庇护神。所以倍受天主教会的尊崇。在传教士的影响下,菲律宾人也敬奉 *Madonna*, 但是他们更多地赋予了 *Madonna* 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首先,他们用与传教士迥然不同的方式来解释 *Madonna* 来到 *Antipolo* 的传说。他们认为 *Madonna* 是栖息在 *Antipolo* 繁花盛开的树上的神灵,并赋予树木超自然的力量,后来耶稣会教士用这些树木来雕塑 *Madonna* 的圣像,敬奉在 *Antipolo* 的教堂里。这个解释明显受到了菲律宾民族原始宗教里的植物崇拜信仰的影响。菲律宾地处热带,树木茂盛,菲律宾的原始宗教里多有植物崇拜,认为树木具有超自然的力量,特别是古老的树木是神和精灵的栖息之地。比如他们崇拜一种叫 *balete* 的古老榕树,认为此树有神秘力量。<sup>[17]</sup>因此, *Madonna* 逐渐被菲律宾人看成本民族的神灵。在1768年耶稣会被驱逐后, *Antipolo* 的世俗菲律宾传教士仍然细心照顾,供奉 *Madonna* 圣像,大批信徒仍然前去朝圣。1863年,菲律宾教士传教会奉命移交 *Antipolo* 教区与奥古斯丁沉思派 (*Augustinian Recollects*) 以补偿该会在棉兰老失去的27个教区,但这一命令立即遭到菲律宾全国的强烈反对,这说明 *Madonna* 已经演变成成为菲律宾民族文化的象征得到集体认同。在1898年5月的 *Madonna Festival* 举行期间,菲律宾的一些民族主义者计划利用这个机会袭击西班牙人的市府卫队,但是遭到 *Antipolo* 居民的反对,当地社区的一些重要人物也出面劝阻革命者改变计划,警告他们不能亵渎 *Madonna Festival* 的神圣,最后革命者被迫改变了计划。<sup>[18]</sup>

### (3) 天主教教节日的功能转变

毋庸置疑,一方面,天主教在维护西班牙对菲律宾实行长达3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作用甚至超过了殖民军队。另一方面,天主教成为一种文化纽带,把分散在群岛上的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凝聚在天主教文化之下,增强了菲律宾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特别是天主教信仰里的一些人文主义的思想,比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菲律宾民族独立意识的产生无疑有着很重要的影响。19世纪的后半期以后,随着菲律宾民族

独立意识的增强和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情绪的高涨,天主教的节日庆典被菲律宾民族主义者演变成为抨击西班牙殖民统治,宣传民族独立运动的集会。如在19世纪末期,菲律宾革命“宣传运动”期间,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常常利用宗教节日庆典的戏剧演出对西班牙殖民者、天主教会进行讽刺和抨击,所以殖民当局和教会经常要对节目进行检查。在Marinduque的Morions节日期间,参加者带着希奇古怪的面具,把西班牙殖民者比喻为残暴的罗马士兵,而身背着沉重十字架的耶稣则象征着遭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菲律宾人,所以当时殖民当局颁布命令禁止人们带着面具参加游行活动。19世纪末在素有革命传统的甲米地省,菲律宾民族主义革命者的一些代表,包括著名的领导人Andres Bonifacio,经常在宗教节日活动期间发表激昂的爱国主义演讲,当地的菲律宾传教士也在布道时向信徒宣讲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

此外,大大小小的宗教节日庆典活动有助于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宗教节日庆典从最初由教会发起、组织逐渐演变成地方上的全民活动,不论地位高低,贫富贵贱,大家都在一起参加活动庆祝共同的庇护神,这无疑

有助于建立和强化对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此外,除教会在宗教节日庆典的组织、筹办工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外,各地的上层人物,名门望族在节日庆典活动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常常出面组织活动,如筹集经费或捐款赞助等。组织庆典活动成为他们扬名显誉,提高自己在社区中的威望与地位的机会,这也是菲律宾的宗教节日庆典能够长盛不衰地举办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 结 语

从欧洲殖民文化的象征和巩固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工具到菲律宾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社区和民族认同的象征,天主教宗教节日庆典在菲律宾的这种文化特征与功能演变表明,宗教文化的传播有自身的规律和方式,西班牙传教士对菲律宾原始宗教文化的认同和调适,以及传教士所采取的“适应”性传教方式是天主教在菲律宾迅速并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有效地促进了西班牙天主教与菲律宾传统宗教文化的调和,促使天主教的文化特征与功能在菲律宾逐渐发生了某些变化,最终使天主教成为菲律宾人自己的宗教而得以传播和保留下来。

## 【注 释】

[1] Anthony Reid (ed), *Islamization and Christian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Critical Phase 1550-1650*,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 Power and Belief*.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54.

[2] Reinhard Wendt, *Philippine Fiesta and Colonial Culture*, *Philippine Studies*, Vol. 46, 1998, p. 4.

[3] Phelan, *The 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Madison, 1959.

[4] Reinhard Wendt, loc. cit., pp. 3-4.

[5] Horacio 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581-1768*.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60-165.

[6] Reinhard Wendt, loc. cit., p. 6.

[7] F. Landa Jocano, *The Philippines at the Spanish Contact*, Manila: MCS Enterprises, Inc., 1975, 里面主要汇编了Emma Helen Blair and Alexandra Robertson, and Carlos Quirino and Mauro Garcia所收集的资料。Scott的书里也大量记载了菲律宾民族原始宗教与祭祀仪式活动。

[8] 参看 Florentino. Horendo,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the Philippine Fiesta and other celebrations*, 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 Publishing House, Manila, 2000, pp. 1-2.

[9] Antonio - Ma Rosles, O. S. M.: *A Study of a 16<sup>th</sup>*

*century Tagalog Manuscript the Ten Commandments: Its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1984. p. 73.

[10] William Henry Scott, *Barangay: Sixteenth - Century Philippine Culture and Society*, Ateneo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6.

[11] 参看 Vicente L. Rafael, *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以及 Phelan, *Philippine Linguistics and Spanish Missionaries, 1565-1700*. *Mid - American: 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37. No. 3. July 1955.

[12] Horacio De la costa, pp. 156, 157, 161, 165, 166.

[13] Reinhard Wendt, loc. cit., p. 8.

[14] Jocano. F. Landa, *Folk Christianit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onversion and Patterning*. Trinity Research Institute Tri, 1981, p. 23.

[15] Reinhard Wendt, loc. cit., p. 8.

[16] Reinhard Wendt, loc. cit., p. 13.

[17] William Henry Scott, op. cit., p. 237.

[18] Reinhard Wendt, loc. cit., 1998, p. 12.

【责任编辑:王 宣】

# 菲律宾天主教宗教节日的文化特征与功能嬗变

作者: 施雪琴, SHI Xueqin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厦门, 361005  
刊名: 东南亚研究 PKU CSSCI  
英文刊名: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年, 卷(期): 2003, "" (6)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18条)

1. Anthony Reid Islamization and Chris Christiz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Critical Phase 1550 - 1650 , 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Trade, Power and Belief 1993
2. Reinhard Wendt Philippine Fiesta and Colonial Culture 1998
3. Phelan The Hispaniz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1959
4. ReinhardWendt, loc. cit
5. Horacio De la Costa The Jesuits in the Philippines 1961
6. Reinhard Wendt, loc. cit
7. F Landa Jocano The Philippines at the Spanish Contact 1975
8. Florentino Horendo,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the Philippine Fiesta and other celebrations, University of Santo 2000
9. Antonio- Ma Rosles O S. Antonio- Ma Rosles O S M: A Study of a 16th century Tagalog Manuscription the Ten Commandments: Its Significance and Implication 1984
10. William Henry Scott Barangay: Sixteenth - Century Philippine Culture and Society 1994
11. Vicente L Rafael, Contracting Colonialism: Translation and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Tagalog Society under Early Spanish rule.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88. 以及 Phelan, Philippine Linguistics and Spanish Missionaries, 1565-1700 1955
12. Horacio De la costa
13. Reinhard Wendt, loc. cit
14. Jocano F Landa Folk Christianity: A preliminary Study of Conversion and Patterning 1981
15. Reinhard Wendt, loc. cit
16. Reinhard Wendt, loc. cit
17. William Henry Scott, op. cit
18. Reinhard Wendt, loc. cit 1998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nyyj200306014.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nyyj200306014.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c8219830-723a-405b-b7ff-9e4d006f3fc2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